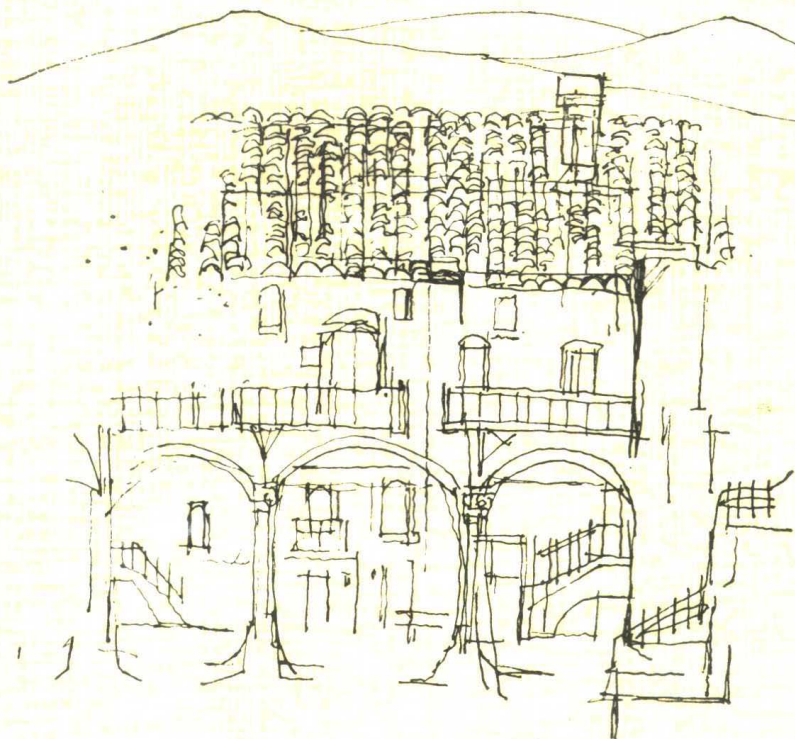


ZHUANG

EN

BI



比恩庄

〔西班牙〕维利亚隆加 著

比 恩 庄

又 名

玩 偶 厅

〔西班牙〕洛伦索·维利亚隆加 著

江 山 锦 康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一 年 · 北 京

Llorenç Villalonga

BEARN

O

LA SALA DE LES NINES

根据Edicions 62 i "la Caixa" 1988 年在
巴塞罗那出版的卡塔兰文第七版翻译。翻译出版过
程中,得到卡塔兰文学院的资助,享有翻译出版权。

比 恩 庄

BI EN ZHUA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9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1}{4}$ 插页2

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1077-6/1·961 定价 3.80 元

前 言

洛伦索·维利亚隆加的小说《比恩庄》，以十九世纪末叶西班牙地中海上的马略卡岛为背景，描绘出该岛一个贵族家庭日趋没落的衰败景象，是现代卡塔兰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一部优秀讽刺作品。

洛伦索·维利亚隆加于一八九七年三月一日出生在马略卡岛帕尔马市的一个中产家庭，一九一九年后，到西班牙本土的布尔西亚、萨拉戈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求学，一九二七年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一九二八年，开始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一九三一年出版第一本小说《夫人之死》，一九三二年又发表用卡斯蒂利亚文写作的悲剧《费德拉》。

尽管维利亚隆加成了一位精神病学专家和精神分析医生，在国内外的医学界中间很有声望，但是他对文学的爱好并没有减退，反而更加高涨。他不仅勤奋写作，而且经常回到故乡马略卡岛探视，不脱离生活的泉源。为此，他在一九三四年创办了文学刊物《微风》，在巴塞罗那出版。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接在该刊发表用卡斯蒂利亚文写作的剧本《西尔维亚·奥坎波》和小说《迪隆夫人》。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维利亚隆加退居马略卡岛的山村比尼萨伦，认识了特雷萨·吉拉培女士，于一

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结婚。新婚夫妇在该村居住三年，直到一九三九年内战结束。但是战争结束以后接下来的却是文化受到压制的沉默年代；不仅卡塔罗尼亚没有文学可言，在整个西班牙也是一片寂静。维利亚隆加被认为是战争期间倾向于胜利者一方的人物，在这三年里他并没有停笔，而是写了一系列以内战为题材的短剧，然而由于他讥刺和嘲讽的笔调，当时根本不可能发表，直到一九六五年，才编集成《腹泻集》出版。

然而也就是在比尼萨伦隐居期间，维利亚隆加创作了他的杰作《比恩庄》：对比恩庄和比恩镇的描写，有许多细节可以在比尼萨伦找到明显的影子，而女主人公玛丽娅·安东尼娅的轮廓则几乎完全脱胎于维利亚隆加在这座山村里娶的妻子特雷萨。

五十年代开始以后，佛朗哥的专制统治逐渐趋于松动，西班牙本土文化的复苏，使得文化界有识之士逐渐关注卡塔兰文化。在他们的呼吁和帮助下，维利亚隆加以卡塔兰文写作的短篇小说集《帕尔米拉小说集》于一九五二年在马略卡岛的帕尔马市出版。四年之后，小说《比恩庄》的卡斯蒂利亚文版出版，然而直到一九六一年，卡塔兰文原文的版本才问世。从此以后，维利亚隆加恢复了创作活动，但是只用卡塔兰文写作。他于一九六七年辞去省立精神病研究院院长的职务，开始撰写回忆录，后来又连续发表了五部小说。但是不久因患动脉硬化症长期卧床不起，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八日逝世。

小说《比恩庄》是维利亚隆加的讽刺文笔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部作品。他通过在庄园里土生土长的一位家庭忏悔神父的目光，评论比恩庄主人夫妇的奢侈而乖僻的生活，既流露出对往昔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惋惜，也表现了对时代变化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思想的恐慌和无知。世代居住在马略卡岛落后的山村比恩镇的地主安东尼奥和安东尼亚夫妇，因为怕家产分散，是表亲联姻。但是尽管如此，安东尼奥对新知识、新发明的兴趣，以及安东尼亚对服饰和饮食的讲究，仍然使庄园失于管理，日益衰败。作者并没有写出对逝去的光阴的留恋，也没有暗示主人公对死亡来临的恐惧，而是通过十九世纪中叶欧洲政治的进程，科学的发展，文化的普及而预示了卡塔罗尼亚的未来。主人公安东尼奥自称为“百科全书派”，青年时期倾向于法国的启蒙运动，甚至还加入过欧洲的秘密共济会组织，这一切虽然都是新鲜的东西，然而他的思想深处却仍然是逐渐灭亡的贵族阶级的阵地。维利亚隆加在这本小说里对这种矛盾的描写使用的是带有原宥之情的讽刺，而不是他自己青年时期对这种贵族阶级思想的断然蔑视。因为创作这部小说时，他已经近六十岁，与他娶的马略卡岛土生土长的妻子也已经一起生活了二十年，因而他的轻蔑和鄙视已经随着岁月转变成了怀恋和幻想。隐藏在他的讽刺后面的希望，仿佛朦胧的神话：比恩庄和比恩镇的落后，将会和整个马略卡岛一样，而整个马略卡岛的落后，又将会和全卡塔罗尼亚一样，在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如同神话那样得到奇妙的进步。

欧洲评论家往往把《比恩庄》与意大利著名作家朗佩杜萨的小说《豹》并列，认为它们都是为残留的欧洲贵族阶级所唱的挽歌。的确，这两本小说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其背景均为十九世纪中叶生产落后的地中海岛屿：西西里和马略卡；其主人公也均为封建贵族阶级的没落的后代：萨利纳亲王和安东尼奥夫妇；而其主人公也均被新的时代打上了新的烙印：萨利纳亲王是天文学家，发现过新的恒星；安东尼奥是发明家，发明过使用蒸汽的“自动车”。但是他们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所属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对此，两者却是不同的结局，不同的反应。萨利纳亲王无时无刻不畏惧死亡的来临，终于在弥留之际见到了召唤的天使，而安东尼奥却是由于安东尼奥娅误食了巴黎落泊归来的侄女遗下的毒药死去，因而痛恨生活的无情而自杀。这就是五十年代中叶欧洲文学中出现的两部著名浪漫主义小说主题思想的不同之处；也是处在不同的经济文化恢复的条件下西西里岛的朗佩杜萨，和马略卡岛的维利亚隆加的区别。

维利亚隆加的作品，为了便于发表，才用卡斯蒂利亚文写作。但是，只有在他用卡塔兰文写作时，才真正能够充分发挥他的风格。他的第一本小说《夫人之死》就是用卡塔兰文写作的。以后到他能够自由发表作品时，他就一直使用故乡的卡塔兰文了。

维利亚隆加也以善于撰写短篇小说闻名。一九八六年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全集》。

编 者

目 录

序曲.....	1
第一部 浮士德的启迪.....	7
第二部 安宁的比恩庄.....	145
终曲.....	307

序 曲

比恩庄神父堂胡安·马约尔致西班牙红衣大主教的秘书堂米格尔·赫拉贝特的信：

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当这封信及随信所附的这本小册子到你手中的时候，你是否已经得悉这个不幸的消息：大约两个月前，先生夫妇在神秘莫测的情形下去世了。一时间，书记官、公证人和债权人蜂拥而至，挤满了比恩庄。大家都惦记着死者的物质财富，其实死者一无所遗。心里还能想到要为死者祷告一声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我忙得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直到晚上，才总算剩下我独自一个，其时我脑子里好像一团乱麻，乃至我感到没有力气替死者请求上帝保佑。假如不是因为我每天早上都为他们做弥撒的话，我真要以为他们已经一身轻松地到了另一个世界。亲爱的朋友，在这样的时刻，人类的利己主义似乎把舍己救人的思想统统拒之门外。过了一天半之后侄子侄女们才来到，先生夫妇已经下葬了。多年以来他们早就不到比恩庄来了。我敢肯定，米格尔，诸如在《首领报》上登个什么“哀伤的家属”云云的

讣告，无非是些遮人耳目的花言巧语。堂娜玛格达莱娜对大厅里的瓷器赞不绝口，而她的兄弟们则对萨科瓦松林兴致盎然，他们以为那座松林早就被砍光了。我认为没必要告诉他们，如果不砍掉的话，也早就卖掉了，关于死者最后的想法我也一概回避，后来还是马德里方面传来死者的遗嘱（我只告诉你，我十分清楚，他们从未立过任何遗嘱）。他们还对堂娜玛丽娅·安东尼娅的珠宝首饰，对家里可能有的钱财十分垂涎。可是，比他们先到一步的法官把所有的箱子柜子都贴上了封条，这省去了我许多唇舌，不必对他们作出什么解释。最后，那位侄女想看看那间有名的玩偶厅，我揣摸着死者的意愿，便推说钥匙已经丢失。他们略带狐疑地离开了，我再也未见过他们。倘若他们知道在我房间堆满纸张和破旧杂物的一个角落，我藏着先生在半年前给我的一千五百杜罗时，一定会加倍地不相信我的。先生给我这笔钱的时候，有过明确的嘱咐，稍后你就会知道这些具体的细节。在随信附去的这本小册子里，我竭力想说明的就是良知。在读它之前你应当好好想一下：我在小册子里所叙述的一切，你都应当把它看作是推心置腹的表白。如果你不打算接受我的衷肠（我预先提醒你 它会让你不知所云的）的话，我敢肯定你会读不下去而把它烧掉。

米格尔，你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生死与共的真正朋友。你的慈悲我将时刻铭记在心。在痛苦的时刻，因为不幸刚刚发生，我就把这不幸——姑且不称它为罪恶吧——向你和盘托出。因为它使我对尘世更加无所留恋。我认识你那天，

正好是海梅的事发生后一星期。没有父母兄弟的我，在你身上首先发现的是亲属之情，尔后便是在见解上神奇地灵犀相通，我们的天父所能给予两个人的最大恩典莫过于此了。无论是你还是我（恰如神学院院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一对田园派）都忘不了在院里的朴树下，一起滔滔不绝地谈论圣奥古斯丁和笛卡儿的学说的情景。在这个超凡的世界奇观面前，我们的智慧同时受到启迪而盛开。对这个超凡的世界，却有人轻率地予以否定。可是，一旦它隐约可见之时，简直就成了上苍活生生的化身。堂安东尼奥有时对我说：他就是这么个人，等老了反思一生之时，就会发现一生之中，就像一份辣酱那样，唯独缺少一样调料，那就是魔鬼。先生总是这样，说出话来不愿人家太当真，却总让人家去捉摸。如果确实魔鬼没有到过我的生活中来（你我都清楚并非如此），那就是上天对我最为特殊的恩宠了。堂安东尼奥慷慨大方，自信而坦荡。他有过许多错误，而他所有的错误都来自对上天的虔诚，对人和自然的热爱。由于他的用意是好的，他这些错误应当得到原谅。他的尸骨已经成灰（他的肉身从未吝啬过享乐），此刻只剩下他的灵魂在活生生的上帝面前等待判决。

我必须向你展示先生夫妇的逝世在我心中造成的疑团，向你叙述先生把一千五百杜罗交给我时对我的嘱咐。先生居然能积攒下足以养活一家人的这么一大笔钱，简直不可思议。他为此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虽然俗话常说虎死架子在），对他这样一个规避尘世、长年深居简出的人来说，令

人联想到他把何等巨大的关切与热望寄托在对我的嘱托之上。若是那些清查死者账目的债权人和律师们一旦发现我——昔日的猪倌，今天除了弥撒便一无所有的穷神父——居然在自己房间里藏了这么一大笔款子，准会以为是我偷的，而且天晓得他们会不会把先生夫妇的死归咎于我。先生夫妇尽管已经上了年纪，可就在几个小时以前还活得好好的啊。然而，同我所面临的一大堆道德问题相比，这些忧虑简直不屑一提了。红衣大主教是西班牙教会的首席权威，而我，米格尔，绝对相信你会把这件事呈交主教大人圣裁的。不过，在此之前，你先要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不那么简单，我不得不从头讲起。虽然也有不少严重的错误，往昔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妙。描述一下它的种种独到之处，对我这颗孤独的心也算是一点慰藉。我必须承认，而且我们也应该向主教大人禀明，在那些漫漫的长夜里写下这本小册子的动机，恐怕不单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疑虑，而且也把重现我刚刚失去的熟悉而可敬的人物当作一大快事。

整个世界都随着这些人物的逝去而烟飞灰灭。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些看着我降生而行将被拍卖的土地，因为那些债权人已经声称不愿再等待。至于那些侄儿侄女们，一则无钱来赎那些典押品，二则已习惯城市生活，对这些地方根本不愿过问。也许还有唯一的一线希望：一位亲戚刚从美洲回来，他靠纸盒子发了大财。简直难以置信，靠卖纸盒子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物，但他确实衣锦还乡，一身珠光宝气。他还存心在大庭广众之间炫耀一番，开着一辆电动

汽车。那车跑起来横冲直撞，已经压死了两头绵羊。我听说，在他的名片上，名字下面还有一个头衔：“包装师”。开始谁也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才有人弄清楚是指那些不寻常的纸盒子。也罢，这个人物，姑且就这么称呼他吧，估计会买下这座庄园，以免落入外人之手。我心中了然，先生夫妇对于“包装师”之类是不甚以为然的，何况，据说这位阔佬的母亲在他出世之时是与她的丈夫，一位落入歧途的比恩人分居的，这已惹得议论纷纷满城风雨了。岁月教诲我们审时度势要达观透彻。对于我这个已经虚度半生的人来说，这位卖纸盒子的比恩人充其量不过是个不速之客。但是，显而易见，眼下正在形成新一代，他们要在自己的岁月里把这片古老的土地同这个冒险家本人联系起来，去体验对这两者（他们会以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根深蒂固的）的感情，如同我自小便体验对于堂安东尼奥的感情一样。细察庄园的档案资料，这一类的事情并不鲜见。因为现实仅仅植根于我们自身而最终却又通过像一个名字那样神奇那样平凡的什么向后延续。正如老师教我们的那样，上帝是通过圣子创造了世界的。

先生真真让我着迷。而他的夫人，是那样善良美好，她从未使我萌发兴致去注意她那被上帝和魔鬼所争夺的灵魂。在这场争夺战中谁是赢家迄今毫无定论。也许是我对她的永恒的热爱之情源自这种痛苦，也许是这种痛苦，按照先生的说法，是使佳肴变得美味可口所不可或缺的调料。

为了便于理解这个问题，我把我的叙述分成几个部份，

就像是一部小说。第一部份题为《浮士德的启迪》，解答他们那有争议的生活的动荡时代。第二部份其实讲的是这片山区的宁静，可以题为（虽然有些误差，因为这种宁静是表面的而非真正的）《安宁的比恩庄》。至于第三部份，可以算作尾声，那是我最近接受了一次奇特而迷茫的采访后写下的。

请允许我最后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若发现我叙述过程中有生硬唐突之处，请勿见怪。你该明白，我必须如实地介绍先生其人，对他的是非功过不添不减。从我把他交给教会去评说的那一时刻起，虽然世人皆不理解之时最终还有上帝的理解，我也将永不再能披露事实的真相了。

1890年，比恩

第 一 部

浮士德的启迪



就我记忆所及，你从未来过比恩庄。那就让我告诉你罢，这庄园是山里一座古老的遗产，离开也名叫比恩的镇子不远，那里约有四百口人。究竟是庄园用了镇子的名字，还是镇子跟了庄园的称号，无人知晓。每年的圣米格尔节也就是东家节那一天，布道士都提到这片土地自从征服美洲的时候起就归先生世家所有。“我们的门第，”堂安东尼奥常说，“古老得无案可查。它的渊源隐设在茫茫的黑夜里，使我们声名显赫。”然而，使他们毋容争辩地备受尊崇的这种传说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先生的先辈们对于做学问毫无兴致，唯独我这位东家例外，简直言必称法国。还不到一百五十年前，先生的曾祖中也有一位叫作堂安东尼奥的，又顽固又霸道。关于他有许多流言，其中免不了使他背上些并不确实的罪名。老一辈的人还记得这样一首歌谣：

天上有个耶稣，
莫雷里亚住着个异教徒；
地狱有个魔鬼，
比恩住的是堂安东尼奥。

先生对此置之一笑。“起码，”他说，“这家伙没有虚度光